雨安居（一）

坦尼沙羅尊者（Ṭhānissaro Bhikkhu）

早在佛陀時代之前，印度就有一種傳統，遊方僧會在雨季時安住，既為避免涉足泥濘的道路，又避免踩踏植物。佛陀弘法早期，那時的比丘們被耆那教徒指責說不遵守該傳統，因此，佛陀制定比丘們在雨季的三個月內不雲遊。後來，他也對不遵守此傳統的人施以懲戒。

安居開始的時間

由於南亞的雨季大約有四個月，比丘們可以在兩種雨安居時段中進行選擇：前雨安居，從阿沙荼月月圓日（Asāḷhi，差不多是七月）的次日開始；後雨安居，從下一個月圓日的次日開始。目前，前雨安居從七月月圓日開始，如果七月有兩個月圓日的話，則取後一個。

1) 義注《普端嚴》（*Samantapāsādikā*）：意思是「徹底端正」，是西元5世紀大德尊師佛音（*Bhadantācariya Buddhaghosa*，舊譯：覺音尊者）根據古代義注所編輯的對律藏的注釋。這些原始的古代義注，可能是從印度流傳到斯里蘭卡，並譯成僧伽羅語（*Sinhalese*），但義注中通篇頻繁引用了斯里蘭卡的地名和人物，表明這些古代義注有很多是在斯里蘭卡寫成的。佛音尊者對經典的大多數內容編寫了義注，從他作品的內在證據來看，史學家們估計，這些古代義注的集成，時間跨越好幾個世紀，約止於西元4世紀左右。由此可見，佛音尊者的義注涉及的材料要遠早於他所處的時代。

佛音尊者時期，人們有一種觀點，認為古代義注是佛陀親傳弟子們所注，是毫無爭

議地傳遞了經典的真實義。然而，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，這些古代義注本身並沒有對自身作出如此崇高的宣稱。

然而，西元5世紀時代的人們所持有的這一觀點，無疑限制了佛音尊者的工作。有時，古代義注與經典內容相左，此時，他不是將此差異歸因於傳抄的誤差，就是與義注一起反對經典。在好幾個地方，如對波逸提第九條的注釋，他一方面提供論據有力地反駁古代義注的觀點；又回過頭來，為古代義注辯護，認為古代義注一定是對的，因為，這些作者知道佛陀的意圖。也許受到古代義注的保存地，也是佛音尊者被允許開展工作的地方——阿耨羅陀補羅（Anurādhapura）的大寺（Mahāvihāra）裡長老比丘們的壓力，才使尊者回過頭來這樣說。無論如何，只有當古代義注並沒有表態或給出分歧觀點的地方，佛音尊者才會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。

2) 《小品·第二布薩篇》第廿一節第四段（Mv.II.21.4）。

3) 請見《佛教戒律》第七章。

對於為何佛陀制定兩種時段的雨安居，經典未做解釋。從律藏義注《普端嚴》¹（Samanta-pāsādikā，以下簡稱《普》）對《小品·第二布薩篇》²的討論來看，如果一位比丘進入了前雨安居，而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，在第一個月內破了雨安居，他仍然有資格入後雨安居，以獲得圓滿度過雨安居而帶來的對某些規定特別開許的獎勵。

在佛陀時代，農曆的測算是每個王國或共和政府的職責。因此，為避免矛盾，佛陀允許在該事上，尊重國王們的意願——如果國王想將阿沙荼月的月圓日推遲一個月，比丘們被允許遵從。（這源於該制戒因緣的學處，以更寬泛的術語表述——「我允許遵從國王們」——顯示了我們曾提到過的一條基本原則，³佛陀並未不明智到想去制約諸王。不過，《普》提到，這條原則只適用於當國王的意願是與法相符的事情。如果不符合的話，那麼，無人應當遵從。）現今，只有少數幾個國家的政府為普通大眾著想而測算農曆。在其他國家，這一點不是問題，比

丘們可以自由計算農曆時間，而無需考慮政府的測算。

進入雨安居的準備

雨安居的首日，是分配雨安居期間寺院住所的時間，因此，義注《普》建議，打算在另一所寺院過雨安居的比丘，應在雨安居開始前一個月前往該寺院，以免給分配住所者和其他比丘帶來不便。

至於打算在原寺繼續居住的比丘們，他們應在雨安居開始前，花一個月時間修補破損的建築，如此，那些前來雨安居者，將可以舒適地學習和禪修。負責住所分配的執事人，應在雨安居開始那天的黎明分配住所。如果其他比丘在當天較晚到達，而且沒有多餘的地方可以分給他們，應告知這些比丘，住所已被分配，他們應去其他坐臥處，比如樹下。（很明顯，這是指他們應去別處過後雨安居，因為經典裡有一條學處，禁止在不適合的住所進行雨安居。）

《小品·第三入雨安居篇》⁴提到，在

4) 《小品·第三入雨安居篇》
第四節第二段 (Mv.11.42)。

5) 見本章「雨安居的障礙」一節。

6) 《大品·第二布薩篇》第廿一節第四段 (Mv.II.21.4)。

雨安居開始那天，比丘若無意願參加雨安居，就不應故意經過一處住處或寺院。這條規定如何應用於後雨安居的開始，是顯而易見的，即比丘[若在後雨安居開始的當天，經過該處，就]必須留下來過雨安居。至於前雨安居開始時，《普》只是說，如果有障礙，⁵比丘可以選擇參加後雨安居。然而，在《大品·第二布薩篇》⁶討論了下文未提及的一個障礙，亦即，當一所寺院中有許多比丘（即四個或更多）——「愚癡無能」——留在寺院中過雨安居，無人知道布薩或布薩羯磨、波羅提木叉或誦波羅提木叉。他們當中一位應立即被派往鄰近寺院，簡略或詳盡地掌握波羅提木叉。如果能夠很快做到，那實在很好。如果不行，應派一位前往鄰近寺院七天，簡略或詳盡地掌握波羅提木叉。如果能在七天內做到，那實在很好；如果不行，所有比丘應當前往鄰近的寺院居住，以度過雨安居。若留在原處，他們全都犯突吉羅。沒有文獻討論這一點，但是，很明顯前往鄰近寺院「過雨安居」，意

味著是在那裡過「後雨安居」。

《普》補充道，若寺院中只有一位比丘通曉波羅提木叉，且他在前雨安居的第一個月死亡、離開或還俗，其餘的人應前往有通曉波羅提木叉者的地方，並留在該處度過後雨安居。如果這位博學的比丘在前雨安居的後兩個月中死亡、離開或還俗，其餘的人可以留在原地度過接下來的雨安居而無違犯。

但是，比丘不一定要住在寺院內度過雨安居。他可以獨自居住，或與一個臨時組成的小團體共住，只要住在適合的坐臥處，且知道符合該團體人數的布薩羯磨。⁷一般而言，《普》提到，適合的坐臥處應有可以開合的門。經典列出不適合的住所，包括住在樹洞裡（像妖精似的）、住在樹杈上（像獵人似的）、住在露天、住在非坐臥處（根據《普》，這是指一個有五種許可的牆面或屋頂覆蓋的住所，但沒有可以開關的門）、住在停屍處（《普》提到，這是指存放屍體之處。並補充說，在墓地其他適合的坐臥處也

7) 參見《佛教戒律》第十五章。

可以。)、住於天棚下，或者一個巨大的存儲容器內（《普》將這解釋為一個掩蔽處）。

《普》也提到，若是比丘在樹洞裡或樹杈上修造一個棚屋，有平臺、適合的屋頂、牆和一扇門，住在那裡是沒有問題。同理，有天蓬或掩蔽所是以四根柱子固定的牆體，且裝有可開合的門，那麼住在其中也沒問題。因此，蒙古包是被許可的。

經典也允許比丘住在牧牛者營地，與旅行商隊一起或住於船內。在雨安居期間，上述人員等啟程並移動，比丘是被允許與之同行。《普》補充說，如果比丘計畫與旅行商隊一起，他必須告知商隊，自己需要其中一輛車上的一間棚屋。如果他們能夠提供，比丘即可在雨安居期間把該屋當作住處。如果不行，比丘可以把較高的車下空間作為自己的住處。如果還是不行，比丘就不應與該商隊一起進入雨安居。如果比丘加入商隊是希望前往某個特定目的地，那麼在到達該目的地後，即使商隊繼續前行，比丘也被允許留在該地。若是商隊解散，比丘就應留在解散

地直至雨安居結束。如果比丘是在船上入雨安居，那麼，當船隻結束它的行程，比丘則應留在該地。如果船沿著河岸或海岸行駛，在到達比丘的目的地後，即使該船繼續行駛，比丘也可以留在那個目的地。

目前，這些許可的規定可以擴及有篷車或拖車、旅行房車以及其他類似交通工具。

違背諾言

如果比丘已接受在某處度過雨安居的邀請，但他沒有履行諾言留在該處過雨安居，他就會因違背諾言而犯突吉羅，並且沒有資格獲得圓滿該雨安居帶來的相關獎勵。（從字面上看，這條學處說他的前雨安居「未被了知」，意即不算數。）《心義燈》（Sāratthadīpanī）⁸並未抓住此學處的要點，這導致了對它的總體性誤解。在制戒因緣中，優波難陀（Upananda）尊者接受了在某處度過雨安居的邀請，之後決定在另外兩處度過雨安居。

《心義燈》認為他的雨安居無效，是因為他決意在兩處度過雨安居；然而，《小品·第

8）復注《心義燈》（Sāratthadīpanī）：意思是「意義精髓闡明」，是針對《普端嚴》的復注。於西元12世紀斯里蘭卡沙利子尊者（Sāriputta）所寫，他是首位大僧統（Mahāsāmin），亦即斯里蘭卡僧團的領袖，在他之後，僧團在國王巴拉克拉馬帕胡（Parakramabāhu）一世的支持下進行了改制和統一。這部作品不僅僅是對《普端嚴》的注解，也關涉到經典本身的內容，文中有時候還指出《普端嚴》的一些段落偏離了經典。它也將三部古代文獻——現已遺失的《晦隱文句》（Gaṇṭhipada）——以及西元4世紀的學者佛授尊者（Buddhadatta）的裁決作為權威來引述，有兩本現存的戒律指南，是佛授尊者撰寫的。

9) 《大品·第八衣篇》第廿五節第四段 (Mv.VIII.25.4)。

八衣篇》⁹表明，在兩地度過雨安居，各花一半時間在兩處，是完全如法的。因此，導致優波難陀尊者雨安居無效的唯一可能原因，是他違背了諾言。

經典還指出，如果比丘前往一處已約定的地方，然後「破了」雨安居（見下文），在該情境下，他也會因違背諾言而犯突吉羅。無論哪種情況，《普》指出，如果比丘最初做出承諾時就打算違背諾言，那麼他就會因不守諾言而犯突吉羅，並因妄語而犯波逸提。從這些學處在經典中的用語方式來看——「比丘的前（雨安居）未被了知」——如果比丘允諾留於某處過前雨安居，但後來未守諾言，他仍然有資格留在約定之處或其他地方度過後雨安居，且有資格獲得圓滿度過後雨安居而帶來的少量特權，但沒有任何注釋書提到這一點。

決意

經典中提到開始雨安居的唯一程序是：比丘要準備他的坐臥處，放置飲用水和洗用

水，並清掃該地區。但是，《普》建議做正式決意：在禮敬佛塔等處後，比丘應說一到兩遍：

「Imasmim vihāre imam te-māsam vassam upemi. (我於此住所度過三個月的雨安居。)」

如果所處之地沒資格稱為住所（vihāra）——如住在旅行商隊車輛的棚屋裡——比丘應說三遍：

「Idha vassam upemi. (我在此度過雨安居。)」

如果是住在車下，比丘只需思維：「我要在此度過雨安居。」

不同僧團以不同的方式發揮《普》的建議。在有些僧團中，片語「禮敬佛塔等」已被擴展為一項傳統，比丘們正式請求三寶的原諒，以及按戒臘彼此請求原諒。因為單詞vihāra的翻譯，既可以是「住所」，也可以是「寺院」。所以，有些僧團為了避免歧義，首先通過正式宣布比丘三個月雨安居的

居住區域界線（結界）——通常包括寺院整個範圍——並將決意改為：

「Imasmim āvāse imam te-māsam vassam upemi.（我於此寺院度過三個月的雨安居。）」

通常的作法是把這句話說三遍，而不是義注《普》所建議的一遍或兩遍。

但是，如果比丘願意將自己的活動範圍限制在自己孤邸附近的區域，他可以自行做此決意。

【編按】本專欄摘譯自《佛教戒律》（*The Buddhist Monastic Code*）下冊的第 11 章雨安居一節，將持續刊登本書相關內容。本書作者為坦尼沙羅尊者（*Ṭhānissaro Bhikkhu*），中譯則由文喜尊者及其翻譯團隊所負責。閱讀英文電子書，可參見網頁：https://www.dhammatalks.org/ebook_index.html